喙鳴文集

喙鳴文集卷六目錄

論

喙鳴文集卷六

論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封建論一

昔之善封建者曹冏陸機胡氏兄弟廖偁不善封建者李百藥柳宗元唐宋諸儒多主是說宗元直謂之私其他謂勢也時也三代以下不可復也余意不然公私無常安天下及萬世則公否則私時勢亦無常庸人時勢使者也聖人使時勢者也籌

一時之便與籌萬世異量巳量君不強時以從事籌一時之便者也為天地立心為生人立命不以吾之不能而格聖賢為不能籌萬世之便者也繇斯而譚吾必善封建矣夫聖人曷嘗不崇德報功選天下聖賢豪傑而侯之乎而天下聖賢豪傑不能盡侯又曷嘗不預為子孫萬世計願其長有天下奉宗廟乎而吾之子孫又不可盡王天生人而立之君天意也上承天意而下活天所寄之人令萬世無危聖人意也苟不可以活萬世身猶將經

之而況乎其他故聖人長在封建可郡縣亦可必慮政不足以傳天下及後世而為制以寄之則封建可郡縣不可蓋自有封建而國之萬者并為三千三千并為千八百千八百并為二百十為十八為十二為七而卒為秦相殺無已時誠敝矣顧自有萬國以至於秦不知更幾甲子豈非遠起于洪荒之所不可算乎而中間為戰攻者幾何涿鹿三苗灌鄩鳴條鬼方牧野及春秋戰國城濮晉陽馬陵宜陽濟西夷陵長平等師或血刃或不血刃或

斬首多至四五十萬或百萬尚有數可記也若秦罷侯置守甫十五年而有楚漢之厄又甫二百年而有王莽之厄又甫二百年而有三國之厄五胡之厄南北朝之厄更四百年不息而為武德貞觀甫百年又有祿山之厄又更二百四十年不息而為建隆開寶甫一百六十年而有南渡之厄於是腥膻宇內者三百四十年而始有我 大明皇帝總秦之于今千五百年而亂之數若此亂輒入荒嗚沸六合雲擾封刈創夷如莽如蕉春燕巢於林

木蓬蒿塞於宮折丁壯絕於鋒刃老幼盡於丘壑
視涿鹿等師有數可紀者相去奚啻千萬涿鹿等
師僅可方平七國伐匈奴通西南夷征武陵蠻寇
厥遼東南詔西夏一隅之耗而已三代以還之民
可憐哉非郡縣之敝而誰敝與蓋封建以萬君治
萬國也一國亂萬國治雖商紂不能播惡于三分
一之外郡縣以一君治萬國也陸機所謂階闥暫
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非虛語也
雖有善者救之而焦爛已多且無不自帝自王壹

用其民至於百戰後所餘户幾家人幾丁無可用始罷尚有生聚雄心莫已也故使胡亥隋煬而生三代纔與桀紂等自餘亡國之君不能埒平威惟處後世故有古所未有之禍而民亦蒙古所未有之痛故三代以前人猶有去亂適治之所而後世不然普天一焚耳雖在平世獨睊睊寄命於一人而一人所與共天下者大半寄于婦竪宦官近習嬖艾闒茸譤詄之流能與賢士大夫游者幾何後世之莫必其命猶機寢鋒息矛淅劍炊燕之巢于

蘆葦之泛于海也大可憐矣如謂封建已定聖人無所位于時是徒恨仲尼不有天下而不知陽虎不能有魯也今縱得仲尼不過一世之治孰與萬世之治多如謂六卿于晉田氏于齊終皆有之然不畏周天子亦畏鄰國猶須積久非若莽操懿溫以下直掇之易以強大併弱小勢不得于與國第蠶食之故曹操能取漢不能取吳蜀由此言之以封建亡天下者千萬世惟一秦以郡縣亡天下者比比而是吾不悲一姓之亡而悲民與之俱亡民

亦不幸而生于郡縣之世也郡縣者天子有道行萬里如輦下誠便然一碎百碎易成敗速朽之制封建則家自為戰國自為守民雖勞而久存戰爭雖時有而流禍有底極復得明天子在上修政以臨之雖罷爭息戰而長無恙可也故吾以千五百年天下之紛總較而為元元惜命知封建之勝于郡縣章章矣

封建論二

柳子之論封建也曰周之失在制不在政意謂封

建定而王朝之政不可行也廖子曰不然周之亡
固在政吾以廖子之言為然周制雖定而政行於
其間自宣王後政曷嘗一日行於天下政不行矣
制焉得不渝一不朝則貶爵再不朝則削地三不
朝則六師移夫不朝小罪也而貶矣削矣移矣又
況于擅侵伐兼并夷人之社稷利人之土地殺人
之人民而置不問乎時無聖賢耳有聖賢在豈惟
使當世無攻戰抑復周公之疆理還分封之舊令
天下小國可守其宗廟之典籍大國無過三百雖

之後莫侵莫叛而五等久安蓋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文武之政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故始柄魯政而隳三都孟子亦曰周公太公之封也皆方百里有王者作會在所損惜乎管仲有其時無其道孔孟有其道無其時卒因循陵夷以并為一由此言之周之失在政也或曰如管仲之政尊周室攘夷狄近人而易行必欲損彊大諸侯而弱小之安能頫首而聽吾之削削則如漢七國何政之能為余應

之曰子何區𤄫而料天槩聖賢為不能也聖賢之作為固非庸愚所能料淺料之尚有賈誼主父偃分封之策使齊晉秦楚藉其賢子弟良大夫而分之齊晉秦楚不失為覇其他魯宋曹衛鄭蔡吳越之屬或分五分四分三分二而聽于齊晉秦楚之覇輻輳於周天子千里之畿修朝覲會同聘問往來之禮而簡其後世之繁使其人不勞國不疲以可存則存之絕可繼則繼之如湯代夏武代商之初然後申尊王之誠踐睦隣之誼世世相安一舉

而定無煩苛繞繳難行也顧非大聖賢天下歡然親愛之如父母肅然敬畏之如神明不能任此故待孔孟彼管仲者安能分齊境尺寸哉雖然亦未可知子臧子札子西之徒國猶可讓如而人者當世不乏也而況於分人之國天下未嘗無人也未可知也

封建論三

或曰漢高祖欲立六國後子房不可其後分王子弟卒有七國之變唐太宗欲封建魏徵輩不可其

他如羽如莽如炎非無封建而終于召亂明效大驗既若此矣子何為善之哉曰子房謀臣也取就事而已不暇及遠魏徵嘗學於王通通之書所不滿于郡縣者不過曰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未及悲民若吾之深宜徵在存亾之間也七國之變敝不在分封而在分封之後不過百里則令一大郡而已胡亂之能與賈誼曰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巳知之矣此陸機麼偁所能言者吾不復論或者又曰均弱懼不足以藩也曰無患

衆弱之間有方伯連帥以率之勢足以戴王能相率而不能真有之又無方伯連帥之憂患無藩乎世無禹湯文武也無禹湯文武則執鹵獲醜持籌典機以與吾共功名者盡屠狗販繒吹簫織竹之流盜賊因虜之輩德不足以帥人長物與之開國承家則挾飛揚跋扈之心而所治民亦象其虓闞梟騰之指謂之樹兵也固宜必有聖人者興自閨門動止以至經營四方罔或愆於準繩風虎雲龍皆篤棐鷹揚之賢而又加之以精心密度大維小

保事制曲防無纖微罅漏不及之處袪茍安之積習布永利之綱紀舍封建奚之焉何則封疆井田刑罰軍師學校禮樂無不從封建始後世唯無封建一均田尚不能而況有進于此者乎故有封建而後有生民有聖人而後有封建三代以下之於天下取先王之所以治夷狄者治之而未嘗以其治中國者治之吁已久矣吾故書吾言以俟後人

封建論四

或謂遼金元起塞上中國以全力制之不勝封建

小國安能支哉是不然元昊一西夏彈丸地而傳歷數代今塞上列砦分屯亦足以制虜安見其不支也凡國無小小則堅國無大大而無以守則瑕竭力而死守復有隣比之相仗能令患不滋自古天下之有胡久矣不獨後世也而後世之胡有亂非其獨強正以無封建而專恃一天子天子復不省宜至於不可救封建必有救之於微者矣救之于微則安以大費爲悲夫宋南渡將亾而思藩鎮之策晚矣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

西南夷在山磎間種落甚多莫能相統一各君其君各民其民世世無二心往往有數千年統緒巨姓大家雄于其鄉中國反不然自秦以下旅寄依托而已亂離多而偷視息愈為王侯愈不能保其子孫念至是而知封建為天下大利郡縣為天下大害聖賢復坐不易吾言何也古天子之下有公侯伯子男五等而後為齊民求為天子者諸侯而已不及於齊民今求為天子者齊民皆是也齊民能與天子共太平不能與天子同患難而能為天

子與患難故天子不能獨安久而民亦隨之以盡則孰與諸侯多大抵居恒而最快意者一遇事變立而視其盡然莫能措手此以其至便而釀其至不便也况至便之時暫而至不便之時久至便之福小而至不便之禍大智者於此亦權其輕重而審處之焉耳

封建論餘 十九條

李百藥謂設官分職屬任賢良豈必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此强詞也諸侯

與郡守久暫不同而牽委亦異大有懸絕
李公緒謂諸侯任勢郡縣任人善為天下者任勢
而不任人守令為政小理察而大勢危諸侯牧民
近多違而遠慮固此數語好後却依違
朱敬則謂王道已行而體國經野庸功勲親故可
以內守而外禦始皇之平區宇也殊非至公烏可
以寄龍魚助風雨自此之後雜霸又衰未有積德
重光澤及萬物者此而封建必有通車三川以窺
周室介馬汾隰而逐翼侯者矣王司徒晏請于當

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此謂王道既衰不可封建耳使聖人有作積德重光澤及萬物敢謂其不可哉

柳子謂封建自生人以來人各主之死必求其嗣奉之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廖偁非之曰夫所謂勢者乃不得已之辭封建者聖賢所以取法天地而制節人羣使人適得其所之道也非勢也按柳子言勢不必痛非道出于勢勢之所禁者亦道也上天下澤勢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分猶是也

自宋而後言者之論勢也始與理異吾以為理亦勢勢亦理柳子語太峻耳意則無害此不必辨柳子謂周失在制不在政秦制得矣失在政廖子非之曰周之亡以政也封建則地有等差祿有多少禮樂器物各有分限使後王孰是而行百世不可亂也又安有問鼎射王之事故曰政失也非制失也此論當矣柳子又曰諸侯各專其國繼世而理則其人之賢不肖不可知而民之理亂亦不可察子厚之思慮塞世人亦不思輒和為然廖子非

之曰諸侯者奉天子之法以理其國也動靜進退莫不由天子是故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恭不恭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紬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流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討夫然天下諸侯莫敢不為善也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天下八州各以其屬屬天子之吏吏以治伯伯以理正正以理卒卒以理帥帥以理長長不善則帥舉之帥不善則卒舉

之卒不善則正舉之正不善則伯舉之伯不善則吏舉之上下相制雖有不肖者不敢為不善為則流矣討矣不存於天下矣夫然則天下無不善雖專國繼世不能亂也此論甚當此所謂周之政也舉是政也行是制也何患不久長蓋制者立國之體骼政者運制之精神體骼者精神之所以藏精神者體骼之所以久體骼與精神皆具則人壽不可量周本制然也精神衰而體骼存猶可以支周之末世然也體骼之不堅而專恃精神則漢唐宋

然矣一日病而死其能三四百也幸哉
秦之惡播于海內者以郡縣也守令之權奪于客
綱奉法彌謹流毒愈大不幷六國則殃集于韓趙
魏之郊耳伯翳之祀尚可無滅惟郡縣故虐流天
下虐流天下故伯翳之祀忽諸雖無叛吏何益吏
非不欲叛也平居為虐叛無所之耳
漢有叛國唐有叛將皆地大無制之咎以地大無
制之咎而證封建不可此以戰國之封建論文武
之封建也取最重與最輕較理自不敵列侯驕盈

黷貨事戎此封建末世事也孟舒魏尚黃霸汲黯此郡縣盛時事也取盛時事與末世事較奚啻勝之胡明仲謂栁子舉周之亂皆中葉後事若夫諸侯釋位以閒王政齊晉主盟以尊王室建其季世楚與齊韓共圖周而屈于武公虎麋之論計輟不行此類不稱而顧稱問鼎中肩三數事為卦建害不猶指西施之矉而掩其美哉當矣

栁子所快意者在郡縣時有罪得黜有能得奬覲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拜而不法朝斥之矣此數

語也顧此唯漢地節建武永平建初唐貞觀開元元和大中宋建隆興國咸和慶曆君明臣良能有之自餘不能輦轂之下猶隔萬里介越溪山視天子在天上含茹貧殘吏之敲朴者不知其數柳子之時不有此乎送薛存義文亦痛心矣明主在上朝令而夕及於天下澤之下究者十一格于吏者不知凡幾虐主在上朝令而夕及于天下惡之下究者一加十十加百甚於吏者又不知凡幾此皆列國時所無何則近在耳目而易達故也

柳子之不快于封建者在大夫世食邑以盡其封野聖賢生於時無以立于天下郡縣則賢才得以進用故曰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柳子以三代後賢者必材于官乎三代前賢者必捐于澤乎禮者先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制度既立上下既辨雖孔子生於當時念不過一執政不到侯也何必侯然後行其道三代後嘗侯王其臣矣如柳子論則賢者當必侯王也而何為不然聖人之意第顧生民安不安不顧聖賢侯不侯吾故曰苟可以利民君

與社稷猶將輕之身之不恤而況乎其他
湯武不革前代侯者彼侯無罪其先皆有功德于
民也烏廢之哉資之而不得黜直是鄙論公私之
論尤鄙雖然柳子公秦固非而諸子之私秦亦非
制不佳雖公非也制佳雖私可也胡仁仲曰封建
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
也郡縣者霸主之所以縱人欲悖天道私一身之
大孽大奸也王深寧曰周以九州養千八百國之
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十一而籍君有餘財民

有餘力而頌聲作天下之公也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人之私也余置此論不以一秦之郡縣私而謂百王之郡縣皆私唯論利民否耳利民則至公

茫渟父右郡縣謂堯舜不以一子害天下諸侯之嗣或賢或否何可使之繼世以害一國信斯言也嗣天子不肖可使害萬國乎周天子唯不能害萬國故可八百後世天子能害萬國故不能八百幸且苟延其毒已廣況至傾覆而所揃刈何可既郡

縣必世世皆賢天子而後可
淳父曰古法不可用於今猶今法不可用于古子
固曰欲更其事以為天下可得更乎否也子瞻曰
聖人不能為時能不失時而已子由曰秦之郡縣
勢之自至也此皆以為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聖
人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為不可奈何
而已乎吾不信矣此語可與漢唐宋君道不可與
夏商周聖人道子瞻又曰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
始自書契來父子兄弟相賊殺者必出于襲封仁

人君子忍復用之歟夫千二百之君多聚於書而
觀之尤多宜有此矣顧乎莫大於天下而一國為
小王莽以下吾不知其幾臣宋邵以下吾不知幾
子一國亂孰與天下亂多程子亦謂罷侯置守不
可變朱子本謂封建愈于郡縣比論下手輒難之
此皆為世主論曾不思聖人御飛龍之會必不苟
焉而已

陸機謂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
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

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强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覇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圖身又曰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請隧之圖暴楚頓視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皆名言也即令諸侯貪墨猛獸得人而止豈若一貪吏去一貪吏來送虎迎狼相仍無已不如奉一貪主為有饜也

胡仁仲曰封建始於黄帝成於堯舜夏因之至桀

而亂湯興而脩之至紂而亂武王又脩之至幽王
而又亂桓文不能脩而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以至
於秦此論甚善所謂脩之者何事余之所以傷管
仲而思孔孟也又曰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安天下
非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桓文之止於霸非一
事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亾非一事然滅封建
其大謬也所謂大法者何事又曰郡縣可以持承
平不可以支變故封建可以持承平亦可以支變
故約而盡矣大抵古人之法鈍而周後世之法銳

而踈喜郡縣之直截快利而不顧其害故治亦易亂亦易治不能甚治而亂則大亂以其易亂而竭力綱維之僅無亂終不能大治何則密其末而踈其本故也如周則本末皆密豈不善哉惜夫宣王之中興桓文之迭覇不能脩文武之制削損踰制興滅繼絕於是乎密者就踈而諸侯强大後有作者制其本而防其末世世承而脩之千萬年治安之術在是矣

諸作惟陸機二胡廖偁王應麟得之二胡則九峰

尤善曹冏亦右封建特甲甲言其私冏之論曰先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殷周之世數十雖王赧猶居虛位使秦納淳于之策枝葉相扶何區區陳項得措其手足哉此策士安邦之謀未及聖人安天下萬世生民之意也況有可非者周封建而延矣商亦封建也而祚僅與漢等烏覩封建之必長秦郡縣而短矣後世不封建而或四百或三百烏覩郡縣之必促此未覩古今之全者也

秦既滅侯矣烏能建侯不待李斯言可知也秦不滅侯暴不至此彼猶有忌憚也晉武之志縱于平吳吳不亾晉未可知

三代之師有用至十萬人者乎大國三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所出有限故殺人亦有限嗚條不可知已牧野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至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必不下萬人然亦不過萬人自戰國來秦白起敗韓魏斬首二十四萬坑趙長平四十萬趙奢用兵必十萬二十萬田單以為多王翦滅楚用六

十萬守秦國矣其後秦并天下略南越地戍民五十萬築長城三十萬作阿房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鴻門之會楚漢兵合五十萬漢王入彭城五六十萬困彭城三十萬吳王濞七國之師遂至百萬苻堅敗於淝魏太武入六州皆百萬由此觀之自戰國前未有用至十萬者自秦前未有過六七十萬者至於後遂至百萬殺人多矣非廢封而何

秦初漢初王莽三國五胡六朝隋末祿山藩鎮黃巢五季南渡遼金元時略舉此十五大阨每阨則

生靈略盡封建有此予仁人念此可為痛哭封建則小國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有事則各用其民鑿池築城效死弗去可也

必聖人起於草莽而其羽翼皆正人乃可開國椎埋負販何堪開國或言草昧之中使狙詐耳安暇擇人是不然劉文叔劉玄德之臣多散宜生閎夭之儔有聖主何患無賢臣豈必使狙詐成王業也

家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此亦封建中一法聖人治天下亦多術矣如

謂封制已定不得禁其匪彛則安以天子為凡濟

封建者皆無以天子為之論也

法行

古之法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令之法始乎不用而終乎不勝用古之為法者不招以入其入也不縱以出夫惟不出民惡敢不戒而入諸故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令之法恢恢大矣民得游居寢處於其間而姦軌益不勝雖然彼本夫豈也而飴之本為啄也而醴之患不止於病民而且移之

國必至於不勝用而後知法必不可以少假也三代之法非獨律令禮樂刑政皆法也秦而後改法為律其所謂律者又獨事民而潤於上之所為於是儒者始薄為司空城旦書不知皋陶之謨自唐虞聖人與禮樂共命刑期無刑示民唯恐不詳教民唯恐不豫入而後矜之晚也故曰刑於百度其最遠矣而或者以為鄭鑄刑書叔向議晉鑄刑鼎仲尼譏夫向所為議子產者是矣子產卒不改所謂救時也故不失為惠人仲尼之譏刑鼎譏晉棄

唐叔之故也豈謂鑄鼎非哉鄭以有法安晋以亾法危法豈細物乎愚嘗謂天下有執法之吏而後天子得行其不忍人之仁天子容執法之吏而後其仁四被於天下而無壅閼偏滯之患仁不偏至法不苟止而後上下相守國家有泰山之固堯曰宥之三臯陶曰殺之三夫堯天子也在宥盛德也天子不能得之臣而德亦不勝其殺人之慘堯為生者愛而臯陶為死者讎堯之厚不足以奪臯陶之平故平者道之極也然則堯亦徒能三宥以明

欽恤之心夫既恤之矣而不可生則亦付之於無心之平而行吾公天下之仁故曰舉皐陶而不仁者遠明皐陶之爲至仁也淺夫小見乃謂稷契伯翳皆永世而皐陶之祀忽諸不無傷天地之心夫以皐陶視于公孰賢而昌亂之澤不及于公則天地外矣夫爲天下者顧法之必行不耳法行則仁亦行故商人刻肌膚而祚六百徒仁則法不行而仁亦不流故周數世之後不能令曾鄭然則法之行仁猶火之化物以厚生也 高皇帝至仁統天

始建國之年爲大明令然襲勝國積弛之後不威不懲既七年而有大明律律視令增且十三詳矣衰矣而民又不懲是以鋤豪剔贓懲偷儆頑時出雷霆以震之十八年而有大誥文道化成民恬愉於王道而聖心亦紓以圖萬世之安故三十年而有大明律直引直引者據摭大誥諸條次之律以爲世守者也於是盡罷他榜例且誡後世子孫毋深如律而止由斯以譚　高皇帝仁天下豈一朝一夕之心哉而或者謂本朝立國規摹頗用嚴理

是覩表而不察其裏也家人有嚴君焉而況大君乎廢元之轍不可復而疲宋之鑒亦不遠也且世俗之命寬嚴也猶其言多寡也世俗患寡益之而猶之乎寡世俗患嚴寬之而猶之乎嚴貪得樂縱之意何可勝窮而知足畏辱之情千百無一雖有慈嫗不能徇也愚請實之昔在帝王皆有肉刑煩憯至秦極矣漢興寬之為九章然尚有三族五刑之誅至惠帝而始除文帝除肉刑然笞重多死景帝定笞令則益寬初元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建平

又輕八十一事章帝時又輕四十二事除蠶室刑隋文帝定令五刑唐之興也約法十二條太宗除古死刑始半則又益寬本朝一準唐律然嘗不淆不易人劓刺止於竊盜有大誥減等皆前古未有視舊益寬而民不見昔猥稱嚴理愚故曰猶貪者之書寡也側聞 高皇帝之定律每奏一條輒粘殿壁朝繹暮思字衡句程數易草而後成盖用唐之粗而發聖心之精藉刑之威而行不忍人之恩二百年來通儒碩彥奉之為春秋而享人靡毘所

為至死而不冤者也操百王之大中矣今可議者在例不在律夫例所以濟律之窮焉可無也顧律有定而例無定有定者民昭然奉白日而無定者如夜行暗燭之所嚮嚮塗則生嚮壑則死吏不決乎其甚不循三尺法杜周曰三尺法安在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而汲黯之詰張湯亦曰非苦就行放析就功是知法之多民之所苦而舞文吏之所甚便也例之始或出便宜或出特旨甚或出於請寄而轉相循習以為故事文煩不

能勝其察牘滯不能勝其求蓋六曹盡然而刑書尤甚　皇上幸且緒正會典愚以爲宜取弘嘉間所輯問刑條例而補其隙縛條其散逸審其時宜折其舛謬而一歸之衷周懸象魏漢歌畫一此急務也然猶其小耳夫法不苟重亦不苟輕不行則重亦見輕必行則輕亦取重往者詔令嘗格矣今日紀綱爾整劈擿相使釐奸滌汙一大振刷也然能盡復　高皇帝之故乎凡法非寵人以位順人以恩則意咈而從違不行然寵人以位位極則賤

順人以恩恩竭則踈不威不嚴下為政而上為役不行十問其細一置其鉅十察其畢一弛其尊則上下異法而寵臣大吏張不行人主不事而予人壅夫吏不事而予小臣已竊其惠而人任其怨已徭其怨而人掠其惠不行思欲周而舉欲大仁貴譁而義貴略如淵魚之察如雷電之日轟轟著察以為明黷威以為嚴不行處置非宜則心不從轉移非機則勢不從非身至公則宵人以隙抵而欲將入正人以理歷而意將動雖轉動樞極莫不聽

御而不可以喻人心不可以傳後世猶乎不行夫心猶奔馬纆縶金銜未始不矍然顧也雖有上悊猶防其漸而持其後少動於穆清淵微之內而潛喻乎窮微曲節之下洞若觀火也今人徒見　高皇帝明法肅紀操二尺四寸而九圍帖服不知高皇帝所以節躬持心黜欲防非視法尤兢兢焉謨訓所載故老所傳所求乎天下者有二之于躬不我不然昊天有虛命而群心萬姓可以力邀耶皇上覃慈萬方哀矜庶獄屢興泣罪之仁而時有

鮮綢之賜　高皇帝之心也然　高皇帝之心七
十年如一日其周為後世計又千萬年如一日夜
而思早而作故丞相可革而躬攬六官之政奉身
如布素蕭然耳嗜好寡而徵求少其視錦繡珠玉
與疏麻草糲等視疏麻草糲亦與錦繡珠玉等身
為廉而後責人以不貪身為勤而後責人以不惰
身為仁而後責人以不殘身無欲而後責人以無
欲故重辟而人不恨法之所以必行也今天下之
於法猶格也毋亦其身之未至哉傳曰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皇上毋謂稍高皇帝之心而必務　高皇帝所以行其心於天下者而後法舉矣

二吏

天下之所公患而公行不絕者貪酷吏也此二吏者非若權重之臣赫武厲暴觸則權裂不可猝以去也又非若滑比之臣諂媚眩寵惑易人主之心不可決以去也又非若無端倪之臣設詭遷邪變亂放析而不可辨以去也貪吏奪人人思奮之酷

吏殺人人思殺之而卒不能屏殄儔類以快人意則扶之者衆也夫世雖騃孺子豈扶奪人殺人者哉而斯人獨扶必有操矣貪吏之說曰吾不爲貪是主上之儆也是官司之常守非我爲也是所以供貢賦轉餽廩餼厨傳之費不能損也必有衙必有居以待賔也酷吏之說曰吾非樂殺人主上之法也是所以决謬詘羡屬官威民不爲桀也失法則死不以我死易人死也法不可假法無親也聽其說溶若甚醉而非事實也此猶依於守之言也

僉吏之說又曰國不可不廣大拘瑣握猥不可以治三家之市不壯麗不備觀不廣大不明得意徒儉确不可用酷吏之說又曰嚴刑重法則俗厚不相詭而罪入少徵發期會畢集而上令不煩慈不附民仁不利親慈母不廢副別賢父不損教笞由其說則俗流壞而綱紀亂韓商之流禍至今不息然可以惑淫世不可以惑明主可以亂愚俗不可以攸儒士故三代之下時有其言而時詘貪吏又爲情曰吾似鷸䴉之附人間不敢爲攫取緒餘而

已樂歲狼戾不為雪而已酷吏曰吾上不為堯舜下不為桀紂取一切治辦偷免責而已雖不為烈竟亦無止夫財豈從天降從地出哉人命豈可為戲法豈甘物哉雖有小偷亦聖王所必誅也然使二吏空自為政則攻之易去害亦不為蔓而是二吏者常雁行以重幣用事之人用事者意所欲完必曲法以完之意所欲壞必骫法以壞之德無不酬而怨無不報方以為腹心方以為爪牙雖明知慘贓而庇之不廢自靡曼柔理以至狗馬珠玉之

好色動意嚮而已致於側自公子側室優笑侏儒輿厮厮厩養皆盈其心而使其力毀何由來譽何由去雖明知其刻鑱而庇之不廢用事之口不訾則怨家之痛不逴逴亦不聞聞亦不能勝兒婦人口之多故天下之禍至如蓄火於苞羽之中發不可滅積水於危堤之上决不可塞然又不自咎益為法以勝之而終不可勝於是有陳勝吳廣之事天下不名為蹻蹻而名湯武矣嗟夫害至此哉諺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凡小民之痛苦非尊貴人所

能知尊貴人樂其利忘其害其目常蒙其耳常聾小民蒙其害不私其利非其耳目聰明賢於尊貴人處勢異也剥小民以奉尊貴人故其情愈痛可憐也　高皇帝處田閭目二吏為害念無一日釋於閭閻而威無一日弛於吏令大誥是矣誥之言曰諸司不務公而務私贓貪酷虐吾民者窮其源而搜罪之斯令一出世世守行故尚書王時增減刑名則法布政闕賢禽獸用民則法侍郎郭桓受賄鬻糧則法侍郎王制受賄勾軍則法其他小吏

頑民黠刈抵法者又不足數也　高皇帝澤流於匹夫匹婦之細而獨不能濡忍含茹於若流此所為神運而天覆也去小不忍所以成大不忍也今享國二百年而明威陟降日在左右豈不以凜凜法在故哉然此非獨　高皇帝法也百王法也誅酷吏莫如漢漢本以三章請民不少假于酷吏故郅都斬寧成髡周陽由義縱棄市張湯減宣自殺王温舒五族雖愉快一時未有得死者也誅貪吏莫如宋宋雖以仁厚立國於貪吏不少假故趙礪

除籍王昭配隸秦豐呂鵠除名劉祺黜其他雖尊官往往籍產蔽市大赦不原中人即不畏義亦畏刑也厥後漢宣修先世之政則多循良及元成優游而後吏治衰宋後雖稍弛而張清鄭餘慶猶杖脊遠配至蘇頌稱刑不上大夫而後簠簋多不飾於此見寬大之政必不可施於二吏以寬大治二吏雖以金石相激治天下之日未也二吏輕重略等而歷代異重則逢世遷然漢非獨嚴酷吏漢代秦秦法猶在剜木畫地之痛不少酷吏多多則誅

宋非獨嚴貪吏自五季來人士皿面汙行寡廉鮮恥貪吏多多則誅兩者就較則貪吏言之汙口而酷吏猶有傳蓋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方略教導禁奸止邪亦彬彬質有其文武焉視貪誠過之然酷之害大貪為小酷之罪重貪為輕律令具存無為此矣而要之烏與黑之相嘲也五十百步之相笑也二吏之興皆以世故世好殺則有酷吏世好利則有貪吏又二吏相輔車故太史公傳平準而繡衣直指生於鹽鐵緡錢故酷無弗以貪為本

何也凡里巷爭鬬刀錐少年攻剽椎埋任俠借劍不避菹戮之慘本為財用也於是貪吏設爐鞴扇毒熖以猰貐其民離人妻子以盛姬姜麗歌舞奪人井竈以市上宅腴田為子孫計干清議觸文網不悔為賄沒也於是大人王公便甘言私小計開難發之口解嚴毅之顏買官以為貴請謁以成重則錢神之為害也於是功勞之臣家務相益不務厚國養交收黨不以民為事膏血流而不聞聲盜賊滿而不言上天下魚爛不可藥救此又與酷之

甚者也故嚴世有酷吏時也乎世有酷吏賄為之階賄之敗人國也甚矣哉不有好貨無總于貨寶蓋盤庚傷殷之衰也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又周所以亂也取郜鼎歸衛寶范鞅賂而昭公弗納荀寅貨而蔡侯從吳又春秋所惡也陵夷至戰國而俗流壞極應侯之散合從以金公孫之間田忌以金馮且之間昌他以金鄭朝之復祭地以金周君之易溫囿以金於是始皇之毀廉頗以金間信陵以金間李牧以金朝齊以金雖張良之於秦將陳平

之於楚君臣亦以金計秦滅六國不過用三十萬金漢滅楚不過用四萬金無謂金權輕也秦楚之際豈惟秋荼凝脂之為害喑啞叱咤之為祟而金之傷尤烈是故賈生曰聖人有金城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世世之治也廉恥興焉世之亂也寵賂彰焉司世教者惡可釋弗誅也明主誠鑒前代之所以失法　高皇帝之所以得震然以貪酷吏為事貪酷吏誅天下無誅矣今言者非不言貪酷吏而覆之之後竟不契始則　高皇帝之法萬不一

行也蓋不一行而求治於　高皇帝是却行而求步於前人未可得也

師承

夫經者士之鵠而非自為鵠者也射者非前期而自為中則人而羿矣經者非師法而自為學則支葉蕃滋而道術將為天下裂夫人心何底止哉不務理宿而特異是闇此非獨口吻之害且將移之膏肓矣史言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昔夫子嘗欲無言矣

而復作爲六籍以詔後世所以已言也書契以來代有作者作者既多其言不盡雅馴蓋孔子既傷道不行而又恐後世之無統一也故晚而修六經於書斷自唐虞詩删三百春秋折衷魯史禮樂皆有撰定惟易不敢損益加贊焉所以删凡而舉要黜異而顯眞使學者有所據依而不奪於異論有所統約而不務於多言故曰乃所以已言也然以孔子至聖晚而爲此亦可以徵事之不易矣自夫子沒子夏子張之徒各以其學教四方而漢以後

遂别為師門率前出者易亾而晚行者久存言易則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費直高相凡六家而費氏最後出言書則大小夏侯歐陽生孔安國凡四家而孔氏最後出言詩則魯齊韓毛凡四家而毛氏後出言春秋則公穀鄒夾左凡五家而左氏後出禮雖同出后蒼而小戴最後出蓋遺灰始撥則衰畜為寡儒作起則論覈未精歷世而久然後名山石室之藏稍稍布聞師友各以所業參訂而後先聖之迹著然仲尼作經之大者非數子所能

知而時無聖人則當時言經者亦未能出數子之外也至於唐而有諸儒之疏則漢之說又廢至於宋而有諸儒之說則唐之說又廢終唐之世皆守註疏獨啖助以己意說春秋而攻者四起乃宋儒咸以臆舉而習為固然人人自以為得聖人而由違者覿之是亦啖氏而已略而言之蓋有三科濂洛關閩明經傳數析疑義為儒者之經蘇軾陳少南之流攻習艱靡馳騖詞華為文人之經張子韶之流躭禪門悟空談心見性為禪者之經率亦前

出者不廣而曉行者著聲言易則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而朱熹最後出言書則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陽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而蔡沉最後出言詩則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而熹後出三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程頤張載呂大臨而陳浩最後出春秋則孫明復劉敞程頤而胡安國最後出自學官至家塾大氏以後為宗猶漢也明興　高皇帝表章六經以風四

方雖依本考亭矣而易兼程氏春秋兼三傳與張
洽又皆兼用註疏至於永宣以後而學者始靡然
一稟於朱若蔡若陳若胡皆以朱故見重耳而非
詔旨誠不知其所起然時無聖人則天下之言經
者豈能出斯人之外哉而況衆心業趨之矣又何
議乎何以明其然也濂洛關閩故群儒之藪而立
言之宗也考亭晚出而收之非一人之言也世之
所謂集大成者喻或過之而論補苴之一端繭絲
牛毛亦可謂無前矣議者欲網羅遺失博存衆家

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蓋劉歆之意或病其濫則姑兼註疏如制而止豈不避其孔子刪定之意本以約學者之趨而馳鶩汗漫空老于口耳三寸間非聖人意也學者不務修身踐言冥思弄真而遽以一斑之窺誣者名之論不知昔人之所吐者不啻汗千牛之軒而區區寶燕石以重襲享敝帚以千金譬之吹劍直一吷耳昔我洪永之初學者局局拘守陳言不敢舍一辭成弘之際風氣漸開華以質茂其文著矣然未嘗敢出一言於矩矱

之外故其人炳烺宣碩如龍如虎重質而不拘光
大而不浮卓爲盛世之儒而無儇淺躁亟之習今
乃不然鄙薄儒先以摶鷙爲能廣徵異說以摽竊
爲多托冥悟之奇而高談不二之宗竊非經之緒
而謬舉又玄之論緣子貢之貨殖誇計然之長短
係孟子之仁義雜蘇秦之縱橫去離本經而浮薄
是則猶公孫之論堅白餘毀猶承文學之論鹽鐵
後罷者勝非真能言者也始則嗌言若哇亦姑試
之其口然其心未必然而聽之者亦略其所以言

姑賞其言浸而益久遂倜然自是翕然群從撓淆而不可返故不循春秋至乃比干殺逆不由仁義至乃比於禽獸何也荀卿以學術亂天下李斯至秦而焚詩書坑術士天地一大閉塞漢中葉以後服儒衣稱先王者布滿域內雖迂滯矯激而猶彌縫其衰故六籍無闕於典章實握興亂之階章縫無與于崇議陰窐剥復之基此而不禁為憂未艾往者私於其徒今且公為先資之言而無忌於有司無忌於有司則熒惑之階矣往者私於其口今

且抗為後進之師而無忌於名教無忌於名教則毀裂之漸矣易地形者漸而往至於南北異嚮而不知今歲而受計者千則歲而異說者萬莫不飾智干譽增詭悅聽此豈悠常之恒事哉善乎陳同父之言曰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言經者未能出數子之外也祖宗之時不以文體卑弱為憂而以人心無底止為憂故學者唯知誦先儒之說而忘其文之陋重厚質實而不為浮躁儇淺之行今也放意肆志侮玩聖言何怪人心日偷而風

俗日薄也此言雖往可附方來爲世教人紀計者不宜不共任其責也

啄鳴文集卷六終